

正中少年故事集

歷代民族英雄故事集之九

林則徐

編著者 蘇易筑

主編者 葉楚傖  
陳立夫

校訂者 金嶸軒

正中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初版

正少年故事集

第三集  
之九

林則徐

實價國幣壹角伍分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# 版 所 翻 必 權 有 印 究

編者	蘇易
編者	葉楚
主編者	陳立
校訂者	金嶸
校訂者	吳秉
發行人	南京河北路本局
印刷所	南京河北路董家巷口
發行所	南京中書局

上海南京  
福州路  
太平路

中書局

中書局

常軒

夫館

鏡

數

(3797<sup>2</sup>/1)



林 則 徐 像

## 林則徐目次

- 一 鴉片的輸入與烟禁的由來
- 二 林則徐的身世和政事
- 三 林則徐的禁烟政策
- 四 欽差大臣焚鴉片
- 五 鴉片戰爭的開始
- 六 戰爭的擴大與餘波
- 七 林則徐的晚年

## 一 鴉片的輸入與烟禁的由來

中國近代國勢的衰頹，外交的失敗，論者都溯源於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；這次戰爭的起因是拒毒，對象是英帝國主義者，而主持這事的中心人物就是本書將要表白的林則徐。但要敘述林則徐的生平，勢必對於鴉片戰爭的始末，要先加以剖析，而林則徐的偉大功績，才可襯托出來。現在先說鴉片輸入中國的歷史以及清朝禁烟的由來。

說起鴉片的輸入中國，起原很早。還在公曆八百年頃，即唐貞元時代，阿刺伯的商人已有輸入罌粟的了。唐人詩中有『無限客愁今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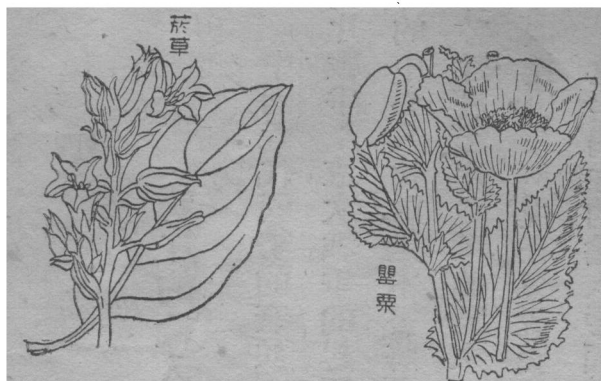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一 罌 粟 和 菸 草

散，馬前初見米囊花』之句，據說米囊花即是罌粟，可見那時已有種罌粟的。至宋時又有人將它當作藥物煎湯服食，所以那時大詩人蘇東坡有詩句道：『道士勸飲雞蘇水，童子能煎罌粟湯。』童子能煎，也可見這種服食方法的普遍了。降至十五世紀末，明的中葉時代，當時東洋貿易為葡萄牙人所操縱，而阿刺伯人所運送至馬六甲的貨物中，也有鴉片一物，我們中國人亦有叫它為「阿芙蓉」，實係阿刺伯語 Afion 的音譯。

萬曆十七年，即公元一五八九年的關稅表中，載有「鴉片二斤價值銀條二個」一項，則鴉片貿易的通行，由來已久了。但當時僅用鴉片爲治病藥劑，醫書中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，朝鮮人許竣的東醫寶鑑，李挺的醫學入門等，常見其名稱與製法。直至明季以後，民間始漸漸有用以吸食，成爲平時的嗜好者。日人稻葉君山的清朝全史中有謂：製成近代形狀之鴉片，不過四百年，實由中國造成之；他國人之服用鴉片，概入之於口，送之於胃，中國人獨不然，以烟草吸用法爲媒介云。蓋因廣東福建沿海各埠，以政府屢頒吸食烟草之禁令，往往用鴉片替代，積久成習，就漸漸傳染到一般人民了。

鴉片的爲物，吸了雖不甘不芬，不暖不飽，然積久成癖，一度不吸，便如大病遽發，比不吃飯還覺痛苦；且傷精敗神，涸血鑠體，至

於終身罹痼疾，而所生子女，亦成弱種，它的毒害，真是深於鴆酒了。

雍正七年（公元一七二九年），滿清政府第一次公布吸用鴉片的禁令：販者枷杖，再犯邊遠充軍。當時此風的滋長，可想而知。但當時硃批諭旨中，有鴉片而非鴉片烟的摺奏，弄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笑話。事情是這樣的：

『雍正七年，福建巡撫劉世明奏稱：漳州府知府李國治，拿得行戶陳遠私販鴉片三十四斤，業經擬以軍罪。及臣提案親訊，則據陳遠供稱鴉片原係藥材，與害人之鴉片烟並非同物。當傳藥商認驗，僉稱此係藥材，為治病必需之品，並不能害人。惟加入烟草同熬，始成鴉片烟。李國治妄以鴉片為鴉片烟，甚屬乖謬，應照故入



人罪例。具本題參云。」

此事雖後人引爲笑談，然在當時，確非同物，蓋那時吸食鴉片的人，大都混合烟草而并用，所以英大使馬戛爾尼的日記中，載有吸菸所出之味，含有鴉片及香料的混合物云云，可見在乾隆以前，宮庭之間與封疆大吏，尙無純以鴉片爲嘔吐物者，至多以烟草混入吸食而已。乾隆中葉以前，每年鴉片的輸入額，多不過千餘箱，每箱納稅三兩；至乾隆四十六年（卽一七八一年），英吉利東印度公司從本國政府得壟斷中國貿易的特權後，又因印度孟加拉地方，爲鴉片產地，於是輸入日增，而民間販食之害，也就日甚一日了。

乾隆以來，滿清政府漸知鴉片的毒害，曾嚴定下面的禁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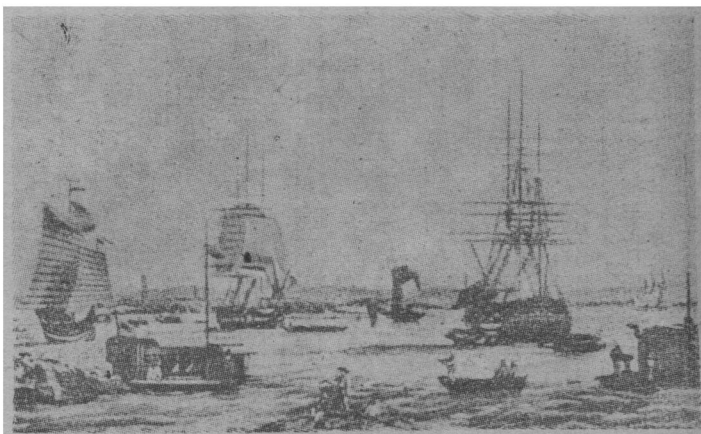
「國內商人販賣者，枷一月，杖一百，遣邊充戍卒三年；侍衛



圖二 一八三五年黃埔附近的風景

官吏犯者，罷職，枷二月，杖一百，流三千里爲奴。』

一時鴉片的買賣，稍稍停頓；但不久法令漸弛，販吸的人依然如故。嘉慶初年，一度申立嚴禁，裁其稅額，自此入口的鴉片，都是暗中偷賣，而其價格益增。後查出葉恆澍夾帶鴉片之案，又重申前禁，凡洋船至廣東，先由行商出具「所進黃埔貨船並無鴉片」甘結，方准開艙驗貨；如行商容隱被查出者，加等治罪；有發見者，卽行銷燬。嘉慶二十



圖三 一八〇五年廣州灣的風景

一年，曾燒鴉片三千二百箱，然利之所在，禁止愈嚴，則人民的祕密買賣亦愈盛。英商等且偷在廣州灣中的伶仃島和大嶼山等地，設船屯積，叫做「鴉片躉」。廣東商人中有以包攬走漏爲業的人，都置有快艇，裝以礮械，助之載運，叫做「快蟹」。他們私設販賣的商店，在廣州的叫做「大窯口」，分布各地的叫做「小窯口」。到處勾通吏役，結納哨兵，終至和沿海各官衙私締契約，每輸入鴉片一箱，納賄若干。於是

內地奸民，往來傳送，包買則有窩口，說合又有行商，私受土規則關汛爲之奧援，包攬運載則蟹艇資其運送。這樣的結果，自嘉慶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八年，二十多年間，鴉片的輸入額，竟自三千六百九十八箱增至二萬八千三百零七箱，增加了九倍之多。

鴉片這樣的源源輸入，不獨於人民的衛生上、道德上生種種的弊害；且於社會經濟上，亦有非常的影響。當時國際貿易以英國的鴉片爲大宗，弄到輸入超過輸出，勢不得不以現銀補償。於是內地銀荒日甚，銀價遞增，每銀一兩，甚至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。滿清政府觀此情形，不得不急謀斷絕鴉片的來源了。

道光十一年五月，政府又下了一道上諭，說道：

『鴉片流毒最甚，前已屢降諭旨，通飭各省督撫，各就地方情

形，設立章程，嚴行查禁。惟鴉片多係來自外洋，聚於廣東，若不杜絕來源，是不揣本而齊末。現經有人條陳各弊，是否實在情形，着李鴻賓等確加查覈，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，洋面不能私售，各地於貨船之外，不得另設船隻之處，悉心磋商，務將來源斷絕，勿令流入內地，以除後患。」

這通上諭一下，一時議論紛紛，有的請量子變通，有的請仍嚴禁例。於是署兩廣總督鄧廷楨等悉心妥議，粵中大吏，綜合公行行商的意见，曾規定九條，大要如下：

- 一 輸入之鴉片，可以交換貨物。
- 一 派員巡邏，防止秘密之輸入。
- 一 就嘉慶二十三年之規定，無論何船，准許攜歸輸入品三折之

現金，惟每船總額不得超過五萬先令。

一 輸入稅每担三兩，附加稅三錢，計量費八分六釐。

一 價格須常保其平衡之狀態。

一 未通過廣東稅關之鴉片，一概沒收。

一 本國栽種之禁令，輕減幾分，以抵制舶來之品。

一 士子官員兵丁不准吸食。

然禁令愈嚴，祕密買賣愈盛。道光十八年，鴻臚寺卿黃爵滋御史朱成烈又痛論國內銀錢日缺，無賴游民日增，其原因實由不禁鴉片之故。黃疏尤剴切，實滿清政府後來大舉禁烟的張本。茲錄黃疏於下：

『爲請嚴塞漏卮，以培國本事：竊見近年銀價遞增，每銀一兩，易制錢一千六百有零，非耗銀於內地，實漏銀於外洋也。蓋自

鴉片流入中國，道光三年以前，每歲漏銀數百萬兩。其初不過純紳子弟習爲浮靡，嗣後上自官府縉紳，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僧女尼道士，隨在吸食。粵省奸商勾通兵弁，用扒龍快蟹等船，運銀出洋，運烟入口。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，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。十一年至十四年，歲漏銀二千餘萬兩。十四年至今，漸漏至三千萬兩之多。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，合之亦數千萬兩。以中土有用之財，填海外無窮之壑，易此害人之物，漸成病國之憂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臣不知伊於胡底！各省州縣地丁錢糧，徵錢爲多，及辦奏銷，以錢易銀，前此多有盈餘，今則無不賠贖。各省鹽商，賣鹽俱係錢文，交課盡歸銀兩，昔之爭爲利藪者，今則視爲畏途。若再三數年間，銀價愈貴，奏銷如何能辦？稅課如何能清？設有不測之

用，又如何能支？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鴉片，所以塞之之法，亦紛紛講求，而實未知其所以禁也。夫耗銀之多，由於販烟之盛，販烟之盛，由於食烟之衆。無吸食自無興販，無興販則外夷之烟，自不來矣。今欲加重罪名，必先重治吸食。臣請皇上准給一年期限戒烟，雖至大之癮，未有不能斷絕，一年以後，仍然吸食，是不奉法之亂民，寘之重刑，無不平允。查舊例吸食鴉片者，罪僅枷杖，其不出興販者，罪止杖一百，徒三年，然俱係活罪。斷癮之苦，甚於枷杖與徒，故不肯斷絕。若罪以死論，是臨刑之慘急，更苦於斷癮之苟延，臣知其情願斷癮而死於家，必不願受刑而死於市。況我皇上雷霆之威，赫然震怒，雖愚頑之沈溺既久，自足以發聾振聵，在諭旨初降之時，總以嚴切爲要。皇上之旨嚴，則奉法之吏肅；奉法之



吏肅，則犯法之人畏。一年之內，尙未用刑，十已戒其八。者竟藉國法以保餘生，未食者亦因炯戒以全身命，此皇上權，卽好生之盛德也。伏請飭諭各督撫嚴飭府州縣清查保曉諭居民：定於一年後取具五家互結，仍有犯者，准令與予優獎。倘有容隱，一經查出，本犯照新例處死外，互結例治罪。通都大邑，往來客商，責成鋪店，如有容留食烟窩藏匪類治罪。現任文武大小各官，如有逾限吸烟者，等，其子孫不准考試。官親幕友家丁除本犯治罪外，本管處。各省滿漢營兵，照地方官保甲辦理，管轄失察之人，辦理。庶幾軍民一體，上下肅清，漏卮可塞，銀價不致再講求理財之方，誠天下萬世臣民之福也。臣爲民生國計起

實以聞，謹奏。』

這篇奏疏一上，滿清政府當即採納他的意見，定下三條禁律：

- 一 合十人爲一保，互相警戒，其中一人犯禁，十人受罰；
- 二 家藏鴉片烟具者處死；
- 三 如官吏受賄不報者，削其官職。

同時下令各省督撫，各抒所見，妥議章程具奏；並向居留廣東的英吉利商人嚴申警戒：以後不得輸入鴉片，儲存商館及船上之鴉片均須運載回國。無如官吏腐敗，凡事敷衍了事，且烟癮一上，戒斷萬難，販烟既可發財，自然有人偷做，真所謂「蝕本生意沒人做，殺頭生意有人做」了。英帝國主義既以鴉片貿易，爲經濟侵略中國的第一步，自非一紙空文的上諭所能壓倒，何況還有許多奸商代他們作爪牙

呢。鴉片的嚴禁，在當時的政事中實是刻不容緩的了。

我們這位將要表白的拒毒抗英的大英雄林則徐就應運而出，雷厲風行地實行嚴密的烟禁，而引起近代史上有名的鴉片戰爭了。

## 二 林則徐的身世和政事

提起林則徐，我們對他的生平，先要大略的一說：

林則徐，福建省侯官縣人，生於清朝乾隆五十年（公元一七八五年），表字元撫，一字少穆，晚年自號涖村老人。他父親名賓日，是貢生出身，家貧好學，爲人正直；有子三人，則徐當第二。他小時就生得非常聰明伶俐，雖身不滿六尺，然英光四射，聲如洪鐘，每逢他和人高談闊論的時候，即使隔了幾間屋，也都聽得清清楚楚的。十三歲時就

應「郡試」，考了第一名，補弟子員。二十歲時應「鄉試」，又是第一名，竟中「舉人」了。則徐年紀既輕，又考中舉人第一，這就英聲四布，遠近皆知了。當年就被人推薦到某一個知縣那裏去當書記，辦理公牘等事，猶如今日的祕書。他辦事十分勤勉，很得縣官信任。有一天，福建巡撫張師誠看見他辦的文牘，非常雅潔老鍊，大加賞識，就延他入幕了。

則徐二十七歲時，又考中了「進士」，被選入翰林院裏，學習滿洲文字，究心經世之學，三十歲時就升爲編修。他雖然身居清職，不親政事；但於六部的事例因革，用人行政的得失，都能得其要領，綜核無遺；賞識的人老早就知道他是一國之器，未來的國家柱石了。

後來，他又被派到江西雲南去主考「鄉試」，和乙卯年的「會試」，

他既存心正直，明辨秋毫，自然所取的士子，都是才學優秀的了。

嘉慶二十五年，他三十六歲了，政府授他御史大夫的官職，他的職務是在彈劾官吏，澄清政治；所以他不怕權勢，彈劾了那海盜出身官至總兵的張寶，因此大得仁宗皇帝的嘉許，就外放爲浙江嘉湖道的道尹。他自到嘉湖道接任了後，就着手修砌海塘，整頓水利，興辦實業。地方人士無不歌功頌德，額手稱慶，以爲得着一位賢太守了。不久恰因父親病重，他本來天性極孝，非常孝順，一聽到這個消息，寸心如焚，連假都沒有工夫請准，就立即奔回家鄉了。

道光二年，起授淮海道的道尹，明年調升江蘇按察使，到任後一意剷除貪污，平反冤獄，審判案件，尤其公允。當時全蘇的民衆，都稱頌他的功德，至呼爲「林青天」。不久因母喪辭去。

道光七年，按察陝西，遷江寧布政使，後遭父喪歸，開濬福州西湖，以惠桑梓。

道光十一年，滿清政府又調他做東河總督，監督河工，興築黃河堤岸。他深知河工的積弊，全在購買稽料（稽音皆，禾囊去皮也。今北方亦謂高粱稗曰秫稽。），以舊充新，以及修防工程的虛掩朦混；所以他到各堤勘查工程的時候，都一一丈量過，觀察它的虛實。如有鬆的，就抽拔秫稽；有可疑的，就拆開查驗。南北十五廳各垛（音朵），逐一查完，於是工作努力的人員，奏官請予嘉獎，不盡職的將他革職。政府裏知道林則徐這樣盡職，大為獎賞，說道：

『向來河臣查驗料垛的，從未有這樣認真的人。』

道光十二年就選他做江蘇巡撫。當他接任的第二年秋天，長江水

漲，沿江一帶如上元、句容、江浦、六合、江都、儀徵、丹徒等縣，圩堤都被潮水衝毀；萬頃稻田，頓成澤國；各縣呈報災情的稟帖，如雪片的飛來。林則徐一面呈稟政府，報告災情，請求救濟撫卹；一面派遣委員到各地勘查災情，分別放賑。他在上元等六縣沿江地方被淹請撫卹摺中說道：

「查濱江各縣疊遭盛漲，雖水勢由漸而至，而居民遷移高阜，人口尙無損傷；但田產淹沒，棲食無資，情形較重。連日天已晴暢，潮仍未退，民間積淹日久，困苦倍形。若俟勘定災分，再請接濟，實屬緩不濟急；自應先予撫卹，俾無流離失所。」

一種悲天憫人之懷，洋溢紙上。後來他爲了賑恤的事，又上了好幾次奏章，得政府的允許，一面責成林則徐負責辦理賑務。

他在江蘇巡撫任中，除辦賑務外，又奏免逋糧，清釐各屬的交代，結束積疊未決的大獄。天微亮就起來視事，到夜半才休息，數年之久如同一日。後來政府中派人來考績，調查官吏的盡職與否。他就上奏疏道：

『察吏莫先於自察，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，然後能舉以驗屬吏之盡心與否。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，又何從察其情偽？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，事事與屬僚求實際耳。』

以身作則，實事求是，這真是他平生的得力處啊！

到了道光十七年，他又調升湖廣總督。從此次履新之後，林則徐的畢生大事，影響中國近百年的國勢和世局的那禁烟抗英之役，也就開始了。



### 三 林則徐的禁烟政策

且說滿清政府將黃爵滋的請嚴塞漏卮以培國本一疏，發交各省督撫妥議辦法後，湖廣總督林則徐，以各省章奏未齊，定議需時，又怕民心一放難收，就和湖南巡撫錢寶琛，湖北巡撫張岳崧，協同先行，大舉嚴禁，查拿開館興犯之人。並在武昌漢口等處設局，派委專員，收繳烟槍烟斗一切烟具，一月之間，拿獲及自首繳出的烟土烟膏，共計一萬二千餘兩，收繳烟槍計一千二百六十四桿，武漢以外各屬繳獲的數目還不在內。民婦多叩頭稱謝，說她們丈夫或兒子的烟癮，經強制的禁戒，都已服藥斷絕，身體漸強；即平日不能自動戒斷的，現在因有國法來嚴厲執行，也都被激動戒斷了。林則徐看見民情如此，認

爲機不可失，就上疏道光皇帝，請其下令厲禁，當中有幾句說得最痛切的道：

『當鴉片未盛行之時，吸食者不過害及其身，故杖徒已足蔽辜。迨流毒於天下，則爲害甚鉅，法當從嚴。若猶泄泄視之，是使數十年後，中原既無可以禦敵之兵，且無可以充餉之銀。興思及此，能無股慄！』

至於他的禁烟辦法，尤爲切實有效，現在錄他的條陳禁烟辦法原疏於下：

『查原奏內稱：「耗銀之多，由於販烟之盛；販烟之盛，由於食烟之衆；今欲加重罪名，必先重治吸食」等語。臣伏思鴉片流毒於中國，紋銀潛耗於外洋，凡在臣工，誰不切齒？是以歷年條奏，

不啻發言盈庭，而於吸食之人，未有請用大辟者。以大清律例，早有明條，近復將不供與販姓名者，由杖加徒，已屬從重，若逕坐死罪，是與十惡無所區別，卽於五刑恐未協中。一則以犯者太多，有不可勝誅之勢，若議刑過重，則弄法滋奸，恐許告、誣攀、賄縱、索詐之風，因而愈熾，所以論死之說，私相擬議者未嘗乏人，而毅然上陳者，獨有此奏（指黃疏）。然流毒至於已甚，斷非常刑之所能防，力挽頹風，非嚴蔑濟。茲蒙諭旨飭議，雖以臣之愚昧，敢不竭慮籌維。

竊謂治獄者固宜準情罪以折其平，而體國者尤宜審時勢而權所重，今鴉片貽害於內地，非難於革癮，而難於革心，欲革玩法之心，安得不立怵心之法；況行法在一年以後，而議法在一年以前，

轉移之機，正繫諸此。惟是吸烟之輩，陷溺已深，志氣無不昏惰，今日安知來日；當夫嚴刑初設，雖亦魄悚魂驚，而轉思期限尙寬，姑俟臨時再斷，至期迫而又不能驟斷，則罹法者仍多。故臣謂轉移之機，卽在此一年之中，必直省大小官員，共矢一心，極力挽回，間不容髮，期於必收成效，永絕澆風，而此法乃不爲贅設。謹就臣管見所及，擬具章程六條，爲我皇上敬陳之：

一、烟具先宜收繳盡淨，以絕饞根也：查吸烟之竹桿謂之槍；其槍頭裝烟點火之具，又須細泥燒成，名曰烟斗；凡新槍新斗皆不適口，且難過癮，必其素所習用之具，有烟油積乎其中者，愈久而愈寶之。此外零星器具，不一而足，然尙可以他具代之，惟槍斗均難替代，而斗比槍尤不可離。今須責成州縣，盡力收繳槍斗，視其

距海疆之遠近，與夫地方之衝僻，戶口之繁約，民俗之華樸，由各  
大吏酌期定數，責以起獲，示以勸懲。除新槍新斗聽該州縣自行毀  
碎不必核計外，凡積油之槍斗，皆須包封黏貼印花，彙冊送省。該  
省大吏當堂公同啓封毀碎，無論此具或由搜獲，或由首繳，或由收  
覓，皆須核作州縣功過之斷數，若地方繁庶而收繳寥寥者，立予撤  
參，如能格外多收，亦當分別獎勵。

一、此議定後，各省應卽出示勸令自新，仍將一年之期劃分四  
限，遞加罪名，以免因循觀望也；查重典之設，原爲吸食起見，果  
能人人斷吸，亦又何求。各省奉文之後，應由大吏發給告示，徧行  
剴切曉諭。自奉文之日起，扣至三個月爲初限。如吸烟之人於限內  
改悔斷絕，赴官投首者，請照習教人首明出教之例，准予免罪。然

投首非空言也，必將家藏器具幾副，餘烟若干，全行呈繳到官，出其改悔自新，毫無藏匿器具甘結，加具族鄰保結，立案報查，如日後再犯，或被告發，或經訪問，拘訊得實，加倍重辦。其二三四限之內投首者，雖不能概予免罪，似亦可酌量減輕；惟不投首者一經發覺，卽須加重。蓋四時成歲，三月成時，氣候不爲不久，果知畏法，儘可改悔；若仍悠悠遷延，再三自誤，揆以誅心之律，已非徒杖所可蔽辜。除初限以內拏獲者仍照原例辦理外，其初限以外四限以內未首之犯，拏獲審實，似應按月遞加一等，至軍爲止。其中詳細條款，並先後投首如何減等，先後首犯如何懲辦之處，均請飭部核議施行。似此由寬而嚴，由輕而重，不肖之徒，如再不知悔懼，置之死地，誠不足惜矣。

一、開館與販以及製造烟具各罪名，均應一體加重，並分別勒限繳具自首，以截其源也：查開館本係死罪，興販亦應遠戍，近因吸食者多，互相包庇，以致被獲者轉少。今吸烟既擬重刑，若輩豈宜末減，應請一體加重，方昭平允。但澆俗已深，亦宜予以自新之路，請自奉文之日始，開館者勒限一月，將烟具烟土全繳到官，準時將罪量減，如係拏獲，照原例辦理。地方官於一月內辦出者，無論或繳或拏，均免從前失察處分，倘逾限拏獲，犯照新例加重，自獲之員，減等議處。其興販之徒，路有遠近，或於新例尙未聞知，不能概限一月投首，應請酌限三個月內，不拘行至何處，准赴所在有司衙門繳烟免罪，若逾限發覺，亦應論死。其繳到之烟土烟膏，限同在城文武，加用桐油，立時燒化，投灰江河，匿者與犯同罪。

至製造烟具之人，近日愈多，如烟槍固多用竹，亦間有削木爲之，大抵皆烟袋鋪所製。其槍頭則裹以金銀銅錫，槍口亦飾以金玉角牙。又聞閩粵間又有一種甘蔗槍，漆而飾之，尤爲若輩所重。其烟斗自廣東製者以洋瓷爲上，在內地製者以宜興爲寶；恐其屢燒易裂也，則亦包以金銀，而發藍點翠，各極其工；恐其屢吸易塞也，則又通以鐵條，而矛戟錐刀，不一其狀。手藝之人，喜其易售，奇技淫巧，競相傳習，雖照例懲辦，而製造如故。應請概限奉文一月內，將所製大小烟具，全行繳官毀化免罪，並示諭烟袋作坊，瓦器窰戶，以及金銀銅錫竹木牙漆各匠，互相稽查，如逾限不首，及首後再製，俱照新例重辦；其裝成槍斗可用吸食者，卽應論死；保甲知情不首，與犯同罪。



一、失察處分宜先嚴於所近也：文武屬員有犯，該管上司於奉文三個月內查明舉發者，均予免議；逾限失察者，分別議處。其本署戚友家丁近在耳目之前，斷無不知，應勒限一個月查明，若不能早令革除，又不肯據實舉發，即是有心庇匿，除本犯加重治罪外，應將庇匿之員，即行革職。本署書差有犯，限三個月內查明懲辦，逾限失察者，分別降調。

一、地保牌頭甲長，本有稽查奸宄之責，凡有烟土烟膏烟具，均應著令查起也：挾仇訐告之風，固難保其必無，但能起獲贓證，即已有據。且起一具便少一害，雖初行之時，亦恐難免滋擾，然凡事不能全無一弊，若果吸烟者懼其滋擾，而皆決意斷絕，不爲無裨。至開館之房主及該地方，保甲斷無不知之理，若不舉發，顯係

包庇，應與正犯同罪，並將房屋入官。

一、審斷之法宜預講也：此議定後，除簡僻州縣犯者本少，卽有一二不難隨時審辦外，若海疆商賈碼頭及通衢繁會之區，吸食者不可勝計，告發旣多，地方有司，日不暇給，卽終日承辦，而片刻放鬆，則癮已過矣；委人代看，則弊已作矣；是非問罪之難，而定罪之難也。要知吸食之虛實，原不在審而在熬，熬一人與熬數人數十人，其工夫一也。且專熬一人，容或有弊，多人同熬，轉可無欺。譬如省會地方，擇一公所，彙提被控拘拏之人，委正印以上候補者一員往審足矣。臨審時恐其夾帶過癮，則必先將身上按名嚴搜，卽糕點亦須敲碎，然後點入封門，如考棚之坐號，各離尺許，不准往來。問官亦止准帶一丁二役，隨身伺候，不許擅離，自辰已

以至子丑，祇須靜對，不必問供，而有癮之人，情態已皆百出矣。其審係虛誣者，何員所審，卽令何員出具切結，倘日後別經發覺，惟原審官是問。以上六條，理合繕摺具奏。』

他不但對於禁烟有實行的方法，而且對於戒烟也有應效的良方。他醫理原來很精，一方面採訪各種醫方，配製藥丸，當烟民在禁戒期間，卽以藥物治療之，就歷次試驗有特效的藥方中，選出四種來作爲戒烟的特用藥。他又慷慨地捐了自己的薪俸，配製丸藥二千料，送給一般吸烟的貧民。當時湖北省治內，除了官製的「斷癮丸」外，省城各地藥店都有這種戒烟藥出賣；直至現在，中國藥店裏還有發賣「林文忠公戒烟丸」的呢！

林則徐創製的戒烟藥方，共有四種，計丸方兩種，飲方兩種。

丸方兩種，一爲補正丸方，一爲忌酸丸方。何謂忌酸丸？因此藥丸既用烟灰吞服之後，若與味酸之物同食，則令人腸斷而死，所以用忌酸名方，要服食的人顧名知忌，慎重而已。

### 忌酸丸方

『生洋參五錢 白朮三錢 當歸二錢 黃柏四錢 炙黃芪三錢半  
川連四錢 陳皮二錢 柴胡二錢半 炙甘草三錢半 沉香二錢(忌火)  
木香二錢(忌火) 天麻三錢 升麻一錢半

共爲細末，入生附子七錢，米泔浸透，石臼中搗如泥。再入烟灰一兩，攪勻入麪糊，同藥爲丸，如小桐子大，丸成後共稱重若干。約計平時有癮一分者，每日所服之丸須有烟灰一釐二毫爲度，必於飯前吞下，否則不驗。起初二三日，或多吞些，令其

微有醉意，則有烟亦不思食矣。吞定三五日後，每日減忌酸丸一丸，用補正丸二丸頂換吞下。』

### 補正丸方

『生洋參 白朮 當歸 黃柏 川連 炙甘草 陳皮 柴胡 沉香 天麻 升麻

各藥分兩，俱照前方。共爲細末，用蜜和丸如桐子大，以之頂換忌酸丸。如初一減忌酸丸一丸，則用補正丸二丸吞下。至初二則減忌酸丸二丸，可用補正丸四丸吞下，餘可類推。至忌酸丸減盡，再服補正丸十日或半月，後連補正丸亦不用服矣。如癮重者一劑不能盡除，卽多服兩劑，癮亦必斷。』

飲方兩種，一爲四物飲，一爲瓜汁飲。他說道：

『忌酸補正前後丸方極靈驗矣，而配合兩劑，需錢數千文。彼憚於斷烟者，尙有所藉口，或謂一時乏此整項，或謂配合費事，有需時日。卽勸人斷烟者，亦未必均肯捐質，多製丸藥，隨人施給。雖刀圭可以救病，如畏難苟安何！故又附錄兩種良方，皆費錢極少，而爲效甚捷者，庶窮鄉僻壤之地，輿臺奴隸之微，但使一念知悔，皆可以立刻自醫，更何畏難之有？嗟夫！人孰不欲生？若不於此求生，則死於烟與死於法，均之孽由自作耳，可不懼哉？所有簡便二方，附錄於後：

#### 四物飲

赤沙糖一斤

生甘草一斤

川貝母八錢 (去心研細)

鴉片灰三

錢 (癮重者四錢)

四物以清水十餘大碗，入銅鍋煎兩三時，約存三

四碗，愈漚

每日早起及

癮極重者·

瓜汁飲

南瓜正在開

擣之，取汁

用。』

在上述四種

效，一時各地

則徐每當公餘

止，爲他們的

林則徐

#### 四 欽差大臣焚鴉片

卻說林則徐在湖廣總督任內，禁烟的成績很好，道光皇帝聽到，非常高興。他本有意於禁烟拒毒，勵精圖治，恰巧這時候又接到林則徐洋洋萬言的禁烟奏摺，說得非常痛切，道光皇帝讀了，非常感動。就在十八年初冬，特召林則徐進京，前後召見十九次之多，談了許多禁烟的方略。十一月十五日，下諭旨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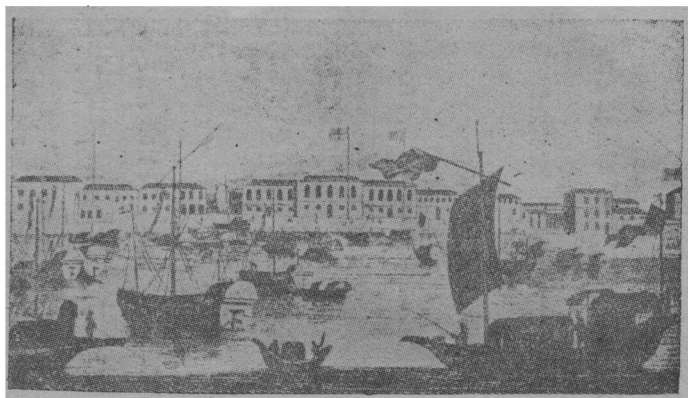
『著頒給欽差大臣關防，馳驛廣東，查辦海口事件，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。』

林則徐接到諭旨，即於二十三日出京，一路冒着風霜雨雪，直至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，才行抵廣東省城。



本來，兩廣總督鄧廷楨、巡撫怡良對於禁烟一事，素稱嚴厲，曾迭次拏獲鴉片烟犯，水陸齊行，一時羣情頗爲警惕，這次又聽到林則徐做欽差大臣，奉旨前來查辦海口事件，肅清烟毒，一般烟民和洋商，就更加害怕起來，竟有二十多隻的洋船，先後暗暗地離開了廣東。連那在廣東二十年，販烟致富，綽號「鐵頭老鼠」的英人查頓，聽到林則徐要查辦他，也不敢再在廣東逗留，早於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，在林則徐到粵之先，請牌下澳門，聲稱回國去了。

林則徐到粵之後，先派人探聽英商館方面的動靜，得知先時憤歸的英商重來者很多，而華商之出入該商館的，爲數亦不少，則鴉片的祕密買賣，依然存在。乃和總督鄧廷楨商議，嚴申烟禁，並頒布新條律，以一年半爲限，凡是吸烟的犯人均處絞罪，販烟的犯人均處斬



圖四 一七三〇年廣州外國商館

罪。且首先捕拿時出入英商館的漢奸多名，特地在商館前斬首示威。同時，傳到洋商伍怡和，問他索討歷年販土流毒中國的罪魁，英商查頓和顛地二人，查頓已聞風先遁，顛地則跟英國領事義律至廣州商館，林則徐派兵將他看守起來。一面派兵於省河的獵得礮臺，斷絕往來船隻，着意巡查，無論內地何項船隻，駛近洋商烟船，一律追擊驅散。這樣一來，頗收效果。又諭令洋商將伶仃島所泊的二十五艘的烟土，限三日內全

數繳呈，免其無罪，否則斷絕他們糧食柴水等的供給，且停止他們的貿易。

看看三日的期限滿了，英人還不肯奉命呈繳；林則徐於是派兵包圍英商館，臨之以威，英人不得已，才交出一千零三十七箱的烟土，則徐知道這些不是全數，次日令各國商民退去，更斷絕英人的糧食，令出鴉片四分之一者給婢僕，出二分之一者與食物，出四分之三者，許貿易如舊。並且徧貼佈告，曉以利害。大旨如下：

『天道報施不爽，逆天者不得善終。如英人羅拔圖佔澳門，卒不能達其目的；拿皮耳亦存心險惡，中道夭死。大皇帝待遇外人，恩澤深厚，外人當遵守中國法令，與本國同。若以鴉片之故，致通商全行停止，則茶及大黃等需要之物，亦不可得。何苦以鴉片之故，

而犧牲全體通商？倘交還鴉片之後，仍准照舊貿易，利害得失，一目了然。何去何從，幸善自擇！」

那時英國商人等困守商館，交通阻斷，即平時爲之通消息的買辦工人，亦勒令全體解雇退出，因之商館食物，漸形窘乏，洋商大爲驚惶，那先時倔強的義律，到這時亦知無可調停，就於二月十三日稟復林欽差，卑詞自訴，情願呈繳鴉片。那稟帖寫道：

『英吉利國領事義律，具稟欽差大人，爲恭敬遵諭稟復事。

轉奉鈞諭，大皇帝特命，示令遠職，即將本英國人等經手之鴉片悉數清繳，一俟大人派委官憲，立即呈送，如數查收也。義律一奉此諭，不得不遵，自必即刻認真，一體順照。緣此恭維稟請明示，現今裝載鴉片之英國各船，應赴何處繳出。至所載鴉片若干，繕寫清

單，求俟遠職一經查明，當即呈閱也。謹此稟赴大人臺前，查察施行。」

林欽差收了英國領事的稟帖，非常喜歡，當即賞給他們牲畜等物二百數十件，並向義律查問鴉片確數，令其繕呈清單。次日，即具狀清繳，計鴉片二萬二百八十三箱，每箱約百二十斤，共計二百三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四斤，計值五六百萬元。日本稻葉君山著的清朝全史則謂實際船中所有，不過一萬九千七百六十箱，因拜火教徒之二商社誤爲重複的報告，遂有五百二十三箱的不足之數，義律不得已，更購自他處以足其數。海防紀略謂其寄信各夷船，令將駛往東洋的烟，盡駛回粵呈繳。這樣說來，則二萬餘箱的烟，實已盡括英商的所有了。

林則徐於是會同鄧廷楨親駐虎門舟次驗收，計自二月二十九日起

至四月初六日止，方纔收繳完畢。每箱酌賞茶葉五斤，藉以獎其恭順悔過之心，所需茶葉十萬餘斤，都由他和鄧廷楨等捐俸購辦，不向公家開銷，這就可見他們熱心禁烟盡忠國家的一斑了。

可是一時收繳洋商這樣多的鴉片，處置很覺困難。林則徐一面圈定虎門一帶的民房廟宇數所，將它合併起來，外築圍牆，添蓋高棚，將所繳鴉片如數移入，內派文職十員，分棚看守，外派武職十員，帶領弁兵一百名，晝夜巡邏。一面星夜馳奏京師，請將所繳鴉片原箱解京，驗明燒燬。後來御史鄧瀛以廣東距京師遼遠，烟土爲數較多，恐委員稽查難周，易啓偷漏抽換之弊。於是詔林則徐：『所繳鴉片，毋庸解送，即督率文武官吏公同查覈，目擊銷燬，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，咸知震懼。』

林則徐奉到上諭，卽就虎門沿岸海灘高處，掘了兩口方塘，縱橫各十五丈，池底平鋪石塊，四旁欄椿釘板，前設涵洞，後通水溝，中實以鹽，引水成滷，以鴉片投入，泡浸半日，然後將石灰燒透傾下，使之沸騰，於是鴉片便銷化爲渣沫，再不能煎成膏了。每燒一次，晚間卽打開涵洞，使隨潮沖出海去。這樣的上下動員，日夜監督，足足忙了一月，才將所有繳收的鴉片銷燬了。

當燒燬時，到場監視的官員，除林則徐關天培豫堃等常駐辦公外，其他如鄧廷楨、怡良以及廣州將軍德克金布、左翼副都統奕湘、右翼副都統英隆等大員，亦都輪流到場監督。沿海民衆前去參觀焚烟的，真是人山人海；還有美國商人等也遞稟求入場參觀，無不點頭稱贊，對林欽差的禁烟政策，表示敬意。人心的稱快，歡聲震地，更不

必說了。

從鴉片燒燬後，英人自領事義律以下，都怏怏不快地離開廣東到澳門去了，許多外國商民，亦隨之同往；一時廣州城外二百八十餘艘的商船，留下的只有二十多隻了。

當時滿清政府嚴禁鴉片，不遺餘力，十九年五月，諸王大臣重議定新例三十九條，得旨：『並着纂入則例，永遠遵行！』但這三十九條的新例，只適用於國內人民；林則徐自大焚鴉片後，欲爲一勞永逸杜絕來源之計，一方面請政府另設專條：『凡洋人如帶有鴉片入口圖賣者，分別首從，處以斬絞，由督撫審明交地方官督同洋人頭領將各犯分別正法。』一方面則佈告各國，凡商船入口，都須具結：『有夾帶鴉片者船貨沒官，人卽正法。』那時葡萄牙美利堅諸國商人都具結



願互市如舊。惟有英領事義律不肯聽命，轉請派員到澳門會議禁烟辦法，復稟請本國貨船泊近澳門。則徐以爲澳門向例，只准設西洋額船二十五艘，若英人援此例不入黃埔，則海關等於虛設，而私烟夾帶，更無從稽察了，因此嚴加駁斥。義律竟倡言不准泊澳門，便無章程可議，因不肯具結，且言須待國王命定章程，方許貨船入口。這樣兩方堅持不讓，而英船一朝失利，都懷怨恨；義律自以總攝領事，受辱爲恥，遂以此事鼓勵英人，慫恿政府，大興問罪索逋之師，於是近代史的關鍵鴉片戰爭從此開始了。

## 五 鴉片戰爭的開始

中英國際紛爭的醞釀，本非一朝一夕之故，而鴉片問題的葛藤，

又弄到不可開交，戰端之開，自不可免，但還不會這樣快就爆發；恰巧這時又發生了「林維喜事件」，這就成爲戰爭的導火線。

先是焚烟之後，過了五月，英國水手於尖沙嘴因領酒不得，遂起暴動，結果村中男女老幼被毆傷的很多，而林維喜就因傷重死了。林則徐嚴諭義律，交出兇手，依法治罪。無如事經二月，義律不肯交出犯人抵罪，反以二百先令購募兇手，并出千五百先令撫卹死者家屬，欲依自己的裁判了事。他擅自組織法庭，判決水手五人之罪，最重的罰金二十磅，監禁六日。林則徐以英人在中國領土內殺害中國人，而不假中國以裁判權，殊屬有傷國體；且義律欲以金錢之力，草率完案；前又不遵章具結，似此情形，顯係有意頑抗。於是下令遵例禁絕英人薪蔬食物，解散其買辦工人；於七月間與鄧廷楨出駐晉山縣城，

勒兵分布各要口，並諭澳門寄寓，原爲經理貿易，現英人既不進口貿易，卽不應逗留澳門。於是義律率其眷屬及英人五十七家同離澳門，寄居香港對岸的尖沙嘴貨船上，洋面不得淡水，食物燃料又告恐慌，進退維谷，就決心死戰了。

義律率先時印度總督派來保護商民的兵船二艘，武裝貨船三艘，於七月二十七日進迫九龍，借索食爲名，突然發礮攻擊。那時水師參將賴恩爵正在九龍山口設防，遂卽發兵抗敵，開礮還擊，擊翻英雙桅船一隻，杉板船二隻；同時，英人所僱的西班牙躉船必爾別號，停泊在潭仔售烟的，亦於八月初被我水師攻燬，人船並獲。本來義律的礮攻九龍，不過示威示威，初無與我決裂之心。及見林則徐堅持不動，深怕水師圍攻尖沙嘴，乃請葡萄牙人出來轉圜，願除去「人卽正法」

一語，卽行具結。則徐以與各國結語不一致，礙難照准，又新得政府訓令，有『不患卿等孟浪，但患過於畏葸』之語，就固執前說，毫不讓步，並迫令交出兇手抵罪。不久，英商以困頓日久，損失很大，願意具結入口，九月三十日，有安馬斯古利茲二船正遵式具結，預備入口；義律以自己顏面攸關，以兵艦迫令折回，復敢於穿鼻洋面，向我先開大礮，水師提督關天培急下令還擊。開始時我軍稍失利，後移至尖沙嘴迤北的官涌山，頗得地勢，雖英艦於九十日間先後來攻六次，終未得勝利。那時英政府的態度還不明瞭；義律雖主用兵，亦未敢貿然向中國宣戰，等到政府停止英人貿易的命令一下，兩國之交，就無轉圜的餘地了。

先是五六年來，英領事義律屢次請政府訓令，以增威權，英政府

始終置之不理。後來接到義律請派軍艦援救之報，彼國名士鐵兒額爾等以鴉片爲不德義，污辱大不列顛國旗，力加排斥，英政府遂取和平政策，諭義律：『勿以軍艦駛入廣東河口，以召中國政府之猜忌。』後接林則徐燒鴉片的報告，又諭義律道：

『女皇陛下之政府，不能援不德義之商人，若中國政府實行國法，致我商人受損害，原係商人自孽自得，須自負責任。』

英政府態度之趨向和平可知，及戰端既開，英政府於一八〇四年四月（即道光二十年二月）向議會要求協贊軍費，大起紛議。衆議院中有力議員起說道：

『我政府若重德義，數年前當與中國政府協力嚴緝奸商。縱不然，宜與奸商斷絕關係；彼等以不正貿易，所蒙損害，政府可不顧

問。乃事不出此，致中國政府不知我政府之意所在，以有今日，政府不可不負責任。」

陸軍大臣馬哥烈起立辯道：

「政府爲欲杜絕密賣，曾竭十分之力，無如東西隔絕，不能盡如所意。政府只得盡其可爲力者而止。今事實已由在彼處商人與中國政府開戰，若坐視不救，不但損國威，辱國體，實大不列顛民族之恥辱。」

於是議會中分兩派，激辯三日，始以九票之多數通過出兵案，議決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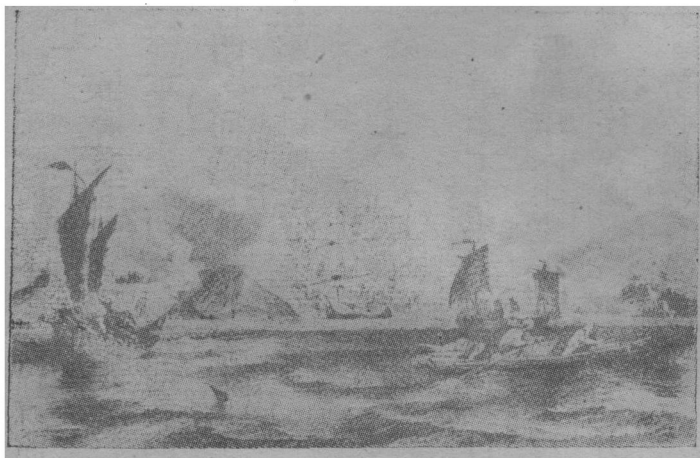
「對於中國人之侵害行動，必須得滿足與賠償，以此目的，捕獲中國船舶及貨物，自屬正當。如中國政府肯認賠償，並行讓步，

則英政府亦不必爲復仇而戰爭。』

英政府卽派遣喬治義律 (George Elliot) 統陸軍，伯麥 (Bremed) 統海軍，率駐防好望角印度的海陸軍萬五千人，軍艦二十六艘，大礮百門，向廣東進發，於道光二十年五月，馳近澳門，英帝國主義的瘋狂戰爭就爆發了。

## 六 戰爭的擴大與餘波

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，滿清政府停止英人貿易的命令一下，一時都中人士主張排外者，氣焰日高；大理卿曾望顏至奏請封關禁海，盡停各國貿易。林則徐力排衆議，謂各國不犯禁，無故停其貿易，勢必聯合對我，多樹敵人，實非良策，此議卽罷。林則徐的見識



圖五 一八三四年九月英艦砲攻虎門要塞

高人一等，即此可知了。

則徐自到廣州以後，每日遣人刺探西事，繙譯西書及新聞紙等，藉通國際消息。至絕市諭下，則徐已實授兩廣總督了。知英人反覆無常，必不甘休；於是大治軍備：從虎門至橫當山一帶，立以鐵練木筏；添購西洋大礮二百餘尊，列置兩岸；又備戰船六十隻，火舟二十隻，小舟百餘隻；募壯丁五千人，日夜演習攻戰之法。又親赴師子洋校閱水師，號令嚴明，聲



勢極壯。他曾兩次照會英王，始則懼之以威，繼則懷之以德。其致英女王書有道：

『汝海外夷人，敢於侵侮天朝，實屬罪不容誅！今姑先與警告，如能悔罪輸誠，尙可曲宥；否則大兵所至，汝區區三島，立成灰燼矣！』

又義律竄居尖沙嘴時，曾行文索償烟價，林則徐的覆文責他道：『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，計取九州四海，兵精糧足，如爾小國不守臣節，卽申奏天朝，請提神兵猛將，殺盡爾國，片甲無存！』

所說雖有點誇大，自命天朝，視外國爲夷狄，然那時中國的传统對外態度，本來如此，林則徐自不能例外；不過他還算有國際智識和眼光的，不至一面說大話，而實際上毫不準備，終於被執身死，像後

來的葉名琛一樣；更不是一面媚外，卑顏屈膝，像庚子以後的政府態度。在當時他總算理直氣壯，折服過英帝國主義，代中國民族爭一口氣，而且能說能行，能戰能守，真是當時中國海防的長城！

當時英國兵船，本擬封鎖廣東海口，再謀進攻；那知林則徐早有防備，無懈可擊。道光二十年五月，英兵船齊集澳門附近，大振聲勢，林則徐即發火舟十艘，乘風起潮漲之時，前向攻擊，燒燬他的杉板船二隻，同時大張賞格：『每殺一白夷者，賞銀百元；黑夷半之（黑夷指印度兵）；斬首逆義律銀二萬元。其下領將官，以次遞降。獲兵艘者，除礮械繳官外，餘盡充賞。』英人見廣東無間可乘，就別謀進展，適英本國訓令向中國北部活動，於是伯麥率艦隊三十一艘北上，以五艘擾廈門，二十六艘犯定海。林則徐就飛檄閩浙江蘇沿海各省，加意

防範。除浙閩總督鄧廷楨能夠防守，乘其不備而攻退英艦，海各省的疆吏，都不能鞏固海防，協力抵抗，於是道光一英艦攻入浙江舟山羣島之定海了。這是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勝利。

定海失守，乍浦寧波被攻，天津告急，戰事不利的沿來，朝野大震動。當時承平日久，沿海空虛，政府中諸方自己受累，大不滿意林則徐的主戰政策。有的說林則徐烟，先許照價收買而後負約，以致激成大變；有的說鄧廷楨是虛報的。這時道光皇帝內受讒言，外迫敵威，也就大變信林則徐鄧廷楨二人了。密詔兩江總督伊里布爲欽差大帥；且勅沿海督撫遇英人投書，卽收受馳奏；又命侍郎蔣

### 赴福建查勘。

那時林則徐在內外交責舉國欲殺之時，還矢忠國家，堅持原議，具摺奏夷務不能歇手，謂英人之所憾在粵，而滋擾乃在於浙，以粵省無可乘之隙，所以窮蹙而向他方發展。並請戴罪赴浙，以圖克復。不幸這時天津已危在旦夕，義律與伯麥即提出條件，投書滿清政府，說道：

『予輩攻廈門定海等島地，良由林則徐等純任私意，處理廣州政務，多殺英國臣民，是以英國人民憤其不法，由愚率軍至貴國海疆。然此次不當處置，全出林氏之意，與貴國皇帝無關。倘使貴國奪林鄧二人之官，則即可修兩國百年來之舊好。』

直隸總督琦善，當即收書奏聞；且宴英使義律等二十餘人，一味

討好，許以遣重臣赴粵平反烟案。於是上疏請罷則徐，略說：

『此次英夷之變，掠沿岸地方，中國人民失生命於礮火之下，國家財力爲之疲弊，皆由林則徐所取。察則徐之爲人，不可委任以國家大事。蓋其處事僅以果斷勇決爲主，絕無寬厚仁慈之意。其所爲事，未得寬猛兼用之道，是以激怒英夷。致滄海揚塵，人人不能高枕，不得不歸罪於則徐也。若則徐依然在職，恐干戈無停止之時，務請罷免。』

道光皇帝既納讒言，復中敵計，於是降旨罷免林則徐及鄧廷楨兩人的官職。林鄧一去，中國的大局就不可挽回了。

琦善到了廣東，繼任總督，所有設施，力反則徐所爲，裁撤水師，解散壯丁，盡廢一切守備，用以討英人的歡喜，英人見琦善易

與，於是乘機攻陷沙角大角兩礮台，苛提條件，要求履行。琦善不得已許以香港割讓與英，不久，滿清政府宣戰之諭又下，第二次第三次的戰爭又開始了。

道光二十一年二月，英人再寇虎門，四月犯廣州城，七月陷廈門，八月陷定海鎮海，進據寧波府。二十二年二月，攻慈谿；四月犯乍浦；五月陷寶山上海，犯松江府；六月陷鎮江；七月犯江寧：滿清政府大懼。於是特派耆英伊里布牛鑑等爲全權代表，與英人議和，訂下了割讓香港、賠償烟款、並開五口通商的所謂南京條約。從此，老大帝國的懦弱，以及政府的無能，都被各帝國主義者揭穿了，於是他們侵略中國的野心更肆無忌憚了。中國近代國際地位的降低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，實從鴉片戰爭開始，我們痛定思痛，應當聯絡全國人民

的力量，力爭已失的自由，力謀民族的解放啊！

總之，鴉片戰爭的失敗，原因很多，中國當時國際常識的缺乏，和自大的心理，亦不無使事態惡化之處；英海軍主帥伯麥對伊里布說道：『林公自是中國好總督，有血性，有才氣，但不悉外國情形耳，斷鴉片烟可，斷貿易不可。貿易斷則我國無以爲生，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。豈爲仇總督而來耶？』然此尙不是主要的原因，林則徐在當時還算通洋務的。燒烟封港，嚴行拒毒，這是中國政府應有的政策，誰說不應該，可憾的是當乾嘉之後，海內昇平日久，軍備廢弛，海防尤懈，一旦戰起，除林則徐鄧廷楨等在廣東福建一帶略有準備外，其他沿海各省的疆吏，有誰能知道鞏固國防守地抗敵呢？加以中國的軍實如兵船槍礮等，又遠不及英軍的精良，而統率的大帥（如琦善奕山等）

尤多貪錢怕死的舊官僚；各地漢奸且多爲虎作倀，代英人當刺探，通消息，作嚮導，給敵人以種種的便利：這樣一來，中國那得不打敗仗呢？何況當事態嚴重之際，政府反聽敵人的離間，將奮勇抗敵的民族英雄林則徐鄧廷楨等撤職查辦，自壞長城，「爲親者所痛，爲仇者所快」，不知冷卻了多少愛國軍人的熱忱啊！

英帝國主義者雖然打了勝仗，可是也受了一個嚴重教訓，深知我們的政府雖是糊塗懦弱，而我們的民衆都是具有不可侮的力量。廣州各地民衆「平英團」的奮起，便是中國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之最早的民衆武力組織。

先是奕山等抵粵，英人重攻虎門，廣州危在旦夕，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七日，奕山乃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議定休戰條約，其中第一條



是：「將軍等允於煙價外先償英軍軍費六百萬圓，限五日內交付，卽日先交一百萬圓。」這六百萬圓的賠款一時從那裏來呢？「羊毛出在羊身上」，結果當然落到廣東民衆身上，平時搜括來的庫款不足，還要廣東行商分擔二百萬圓，晝夜搜括，怨聲載道。加以官軍因戰敗，欲掩飾自己抵抗不力的恥辱，先後藉口懲罰漢奸，無端殺死良民不少。和議既定，英軍恃勝而驕，招搖過市，奸淫擄掠，無所不爲。當時廣州民衆，既恨政府的無能，官軍的跋扈；又激於民族的意識，痛恨英人的橫暴，一種不平之氣，早已壓不住了。十日，英軍千餘人從四方礮台回泥城，一路淫掠，甚至將一老婦輪姦致死；於是激動公憤，三元里的居民便敲鑼聚衆，揭竿而起，大樹「平英團」的旗幟。頃刻間男婦聚至數千人，聯絡一百有三鄉，壯勇雲集，四面設伏，誓與英軍決

一死戰。義律聽到消息，忙去援救，也身陷重圍不得脫出。民衆愈聚愈多，頓至數萬，英軍突圍不出，死了二百餘人。義律忙送信告急於知府余保純，奕山即派余保純前往調解，才救義律出圍。到了次日，賠款交付已畢，英軍遂於十二日撤去廣州。時英船有擱淺在沙灘上候潮出駛的，各鄉民衆想前去截住燒燬，奪回賠款的現銀。義律經過前次教訓，更加害怕，乃照會總督祁墳，出示曉諭，民衆方才解散。同時，佛山鎮義勇軍三百餘人，亦從陸路圍攻英軍於龜岡礮臺，先乘上風縱毒烟以迷敵目，殺死英兵數十人，還擊破了前來應援的敵船。各地義勇軍起事的消息，當局先後奏與政府知道，道光皇帝詔責：『諸將調集各省官兵，何反不如區區鄉勇；其一切交部議處。』你們自稱爲國干城而畏敵如虎的不抵抗軍人聽者，當時這些抗英民衆壯烈勇敢

的行爲，和你們對比，真要叫你們羞死啊！義律在得意洋洋的凱旋之際，卻碰到了這不大不小的「帶甲的拳頭」，真是又羞又憤，還強出告示說大話道：

『百姓此次刁抗，蒙大英官憲寬容，後勿再犯！』

可是我們英勇的義軍和有志氣的人民是不怕強硬，不賣賬的，旗鼓相當地回他一道檄文，聲討他們道：

『爾自謂船礮無敵，何不於林制府（指林則徐）任內攻犯廣東？

爾前日被圍時，何不力戰自拔，而求救於首府？此次奸相（指琦善等）受爾籠絡，立款撤防，故爾得乘虛深入。倘再入內河，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，各出草筏，沉沙石，整槍礮，截爾首尾，火爾艘艦，殲爾醜類者，我等即非大清國之子孫！』

義律探得內河果有準備，民衆力量未可輕視，竟不敢報復而去。假使滿清政府的武力和民衆結合，一致抗英，同時使民衆自動武裝起來，爲政府的後盾，則英帝國主義雖狡猾兇暴，亦無所施其技了！

在國難日深的今日，回想當時的情形，真不勝氣憤；然而「前事不忘，後者之師」，現在還用得着這「歷史的教訓」啊！

## 七 林則徐的晚年

滿清政府爲了取媚英人，促成和議，竟將林則徐撤職，後又聽信讒言，將他充軍新疆伊犁。當政府中在議決戍邊時，恰巧黃河在開封決口了，大臣王公鼎奉命出視河工，因則徐治河積有經驗，且辦事熱心，就上疏請將他暫留督辦河工。工程完畢，林則徐慷慨就戍，不

怨艾，他有門生某在陝西做官，當來迎謁，以則徐禁烟有功，拒戰無罪，如此結局，頗代不平，但一見他談笑自若，行所無事，就不敢多言，退謁師母鄭夫人道：

『先生垂老投荒，此行，真太過不去了！』

鄭夫人答道：

『你切莫這樣說，政府因為你的先生能幹，所以才將天下大局付託他，現在決裂至此，得能保全首領，已算天恩萬厚了；做臣子的自負國恩，還怕遠道不敢就戍嗎？』

林則徐的孤忠爲國的胸懷，從鄭夫人的談話中，完全襯託出來了。

他在新疆邊境，奉命勘辦開墾事宜，三年之中，親歷庫車、阿克

蘇、烏什、和闐、喀什噶爾、葉爾羌及伊拉里克、塔爾納沁等城，所開墾的田地，縱橫達三萬七千方里，把原來荒涼的廣漠，變成肥沃可耕的農田，一面大興水利，以供灌溉，對於國家人民，貢獻了不少的利益。

他謫居時，稍有閒暇，就以筆墨自娛。書學歐陽詢，字字白樂天，秀道清新，各得其趣，一時無遠近，都來求他老人家的墨寶，以爲珍藏，不到幾時，伊犁的紙都給他寫光了，豈僅「紙貴洛陽」，「井水傳譚」，他的手蹟譚聲，直是傳徧冰天雪海中了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，賜還，以四五品京堂任用；十一月，奉命署理陝甘總督。二年之後，再遷雲貴總督。

雲南省的回漢構釁，已有數十年的歷史，焚殺更無虛日，從來的

官吏，各有所袒，都無法處置。林則徐一到，即宣諭道：

『止分良莠，不分漢回。』

終於將他們累世的仇恨，難解的隔膜除去，曉以大義，使家家樂業安居，不分彼此。雲南人民感其恩德，至有繪像以祀的。

那時中國有志之士，方以西洋爲憂，後輩中多就則徐問方略。

道光三十年秋，廣西洪秀全起義，滿清政府起用則徐爲欽差大臣，馳往廣西督勦，兼署廣西巡撫事。他在廣督任內，素著威惠，中外想望豐采已久，這次力疾出任鉅艱，無怪粵民額手稱慶，如大旱之望雲霓了。

不幸年邁多病，行次潮州，即死於行臺。『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！』這兩句詩真可移悼林公了。傳稱其臨死「呼星斗南

者三」與北宋李綱臨死之「大呼過河者三」，一種愛國愛民之德，真可千古相對而無愧。無怪全國的士大夫，下及婦人孺子一聽到死的消息，無不嘆息流涕共爲天下惜了。就連那糊塗的滿清政府於其死後也賜諡「文忠」，到底是非功罪，自有定論，一時的貶抑，於林則徐的偉大人格與蓋世功業是沒有損害的；生前人頌「林青天」，死後人稱「林文忠」，他的人格影響之偉大，真是近代史中的第一人了。

（附註：本書材料多採自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與清代通史二書。）